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青龍傳 第三回 李三楞大鬧縣衙 白雲庵救妹殺奸

話表宛平縣知縣裕?聞供之下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女子乃是國戚黃府仇人，告黃家兄弟二人。我若按實情究問，搬不倒黃家的勢力，我從此丟官罷職還是小事，他若抓我一個錯處，必有性命之憂。不如將這兩條命案推在他身上，屈打成招，定了死罪。黃府若知此事，必送金銀與我，還可題我一本，奏我審事清楚。聖上見喜，必然擢升我一步，豈不是一全二得？定然是這個主意。」遂把驚堂木一拍，斷喝道：「好個刁女，滿口胡言！既不肯實招，左右快給我動刑。」李三楞暗向皇爺說：「知縣乃是混蛋，不問皂白就動刑，我氣不平。」道光皇爺問：「你敢打這貪官嗎？」李三楞說：「我的手腳太重，這是萬歲爺家的公堂，倘若打死差役，必然償命；打死官長，有滅門之罪。」皇爺說：「今日你就打死十個八個，管保你不要抵償。我可以擔保。」李三楞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這個狗官可恨，我舍了腦袋不要了！」遂將袖口挽起，大喊一聲：「好一個狗官！不會問案，一女焉能害死二命？不問皂白，便要動刑。」口內喊嚷，闖到公堂，說：「狗官，你滾下來罷！」把公案掀在一邊，伸手去抓裕知縣。眾差役上前捉拿鬧公堂之人。知縣趁勢跑入後宅，緊閉宅門。眾差役喊嚷：「拿這殺官奪印之賊，休要跑了他！」李三楞時下紅了眼了，只打得眾差役東躺西臥。猛然間從縣衙外擁進了九門提督調來之兵。

皇爺一見官兵，暗說：「不好！朕當急速回朝降旨，好救李榮禧。」主意已定，遂暗暗在一旁走出縣衙而去。

這李三楞見官兵圍裹上來，停步喊道：「眾官兵聽真，吾李三楞非是不知王法之人，可恨知縣審案不清，我是怒打不平。

今日犯法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，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！來，來，來，要綁就綁，要鎖請鎖，我不動手。」眾兵聞言，近前把李三楞綁訖，竟推至提督衙門。

再言湯小姐乘亂哄哄之際，暗暗溜出縣衙，往前奔走，又不辨東西南北，身上又冷，走了一里多地，身又乏倦，金蓮又疼。見迎面是一座廟宇，山門上橫懸一匾，上寫「白雲庵」，心中暗想：「不如在山門下歇歇腳、避避風再走。」

這白雲庵住持乃是優尼，法名蓮珠，自幼出家，今年十八歲，師父已故，竟剩獨自一個。相遇一個情人，姓張名標，是一監生，明去暗來。張標幾日有事未來，庵中這蓮珠尼心雖盼望，走出禪房，來至山門，向外望看，見一女子坐在那旁，遂問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從哪裡來？要往哪裡去？」湯美容抬頭一看，是一女尼，口尊：「師父，奴是落難含冤之人，無處投奔，在此歇息，避一避風。」蓮珠說：「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你既無處安身，何不隨我到禪堂用杯茶，暖一暖去？」湯小姐說：「既承美意，感恩不盡，久後得意，恩當重報。」蓮珠說：「出家人不望報，請進來罷。」二人進禪堂落座飲茶。

再言監生張標將事辦畢，逕奔白雲庵而來。這街頭上有兩個光棍，一名張旺，一名趙玉，素日知曉張標與白雲庵尼姑有私，欲到庵中搵他二人，詐詐他幾十兩銀子，總未巧遇。今見張標奔庵中去，二人大喜，遂繞道緊跑，先進了庵，隱身在僻靜處。這張標搖搖擺擺走進山門，一進禪房，看見湯小姐生得俊俏，遂問蓮珠：「這位姑娘是誰？」蓮珠尼說：「這位小姐是落難含冤之人。」張標聞言，哈哈大笑說：「真乃天緣湊巧。你是一幼女，焉能報得了父仇？我名張標，身有京監的功名，家中廣有金銀，又有十數處買賣。小姐不如許配了我，吃的是珍饈，穿的是綢緞，使奴喚婢，何等不好！那時我代替你為岳父報仇，你看如何？」小姐聞言大怒，用手一指，罵道：「好膽大狂徒！你也不認得湯姑奶奶是誰，竟敢胡言亂語，污你姑奶奶之耳！你為何不在你家中同你姐妹拜天地，同你親娘成親？」

張標聞言怒道：「好賤婢，竟不識抬舉！今日打你一頓，也得成親！」伸手抓過湯美容，按在地上，舉拳要打。從外面闖進二人，抓過張標，按倒在地，連踢帶打。

暗中交代：這二人正是張旺、趙玉，聞房內吵鬧逼奸，趙玉低聲口呼：「張大哥，你聽見了沒有，這張標與尼姑通姦，還猶可恕；今又要逼奸幼女，這姑娘又不是外人，是我表妹，湯老爺是我親娘舅。我可有幾年未登他家的門，皆因我游手好閒，不務正業。那年我去拜年去，我娘舅說我不作好事，把我責打一頓，以後六年未敢上門。今日我表妹遇難，大哥快幫著我去搵打張標這個王八蛋去！」張旺說：「你的表妹猶如我的表妹一樣，打去！」二人這才闖進屋，按倒張標就打。

張際說：「好張旺、趙玉，兩個畜生不懂交情，素日待你二人不薄，常請你二人酒樓飯館飲酒吃飯，反倒恩將仇報！除非你二人把我致死，不然，過了今日，你想活著也得脫層皮！」

張旺說：「你既說此話，打死你這個雜種罷！」趙玉聞言，一回手抄起鐵香爐，照著張標頭上砸下去。只聽「咔嚓」一聲，花紅腦子四下崩流。

蓮珠尼一見砸死了張標，口內喊嚷：「打死人了！」剛向外跑，趙玉一把抓住尼姑，說：「要你這淫尼何用？」把尼姑舉起，向石階上摔去，蓮珠尼嗚呼哀哉了。

湯小姐只嚇得戰戰兢兢，問道：「那不是表兄趙玉嗎？」

趙玉回答：「正是我。」小姐說：「表兄救我，安置我一安身之處才好。」趙玉說：「容易。上咱家去，咱家不遠，住在剪子衙門。趁著無人知曉，隨我二人出庵。」三人前後而行，不移時來至門前，趙玉說：「表妹，這就是咱的家門。你進去看你姑母去罷，我倆還有事哩。」

不言小姐有了安身之處，且說趙玉說：「張大哥，咱們還回庵中，將兩個死屍的衣服扒下，將二屍放在一處，咱去報官，認捉奸打死二人，前來領罪抵命，咱倆也算得大丈夫了，不遺禍於人。」張旺說：「走，乾去。」

不言二人入庵，且表九門提督把李三楞拿獲，送在刑部。

文紅立刻升堂，吩咐：「帶逆叛李三！」只聽差官喊：「逆叛李三帶到。」李三跪倒。文紅把驚堂木拍得連聲響，喝道：「好膽大奴才，家住哪裡？姓什麼？因何行兇、大鬧公堂？從實招來，免動大刑。講！」李三楞說：「大鬧公堂是我。俗言人平不語，水不流。皆因糊塗知縣不會問案，是我氣不平，才大鬧公堂。此是實招，並無虛言。」書吏錄了供，文紅吩咐左右：「把刁奴李三送到刑部監，奏明聖上，以定死罪。」眾差役把李三定刑收監，文紅退堂。

這張旺、趙玉正到刑部衙門，見一伙官兵鎖著豆腐李三哥奔刑部來，就知為湯小姐大鬧公堂送刑部。二人遂商量：「咱二皆是有罪之人，索性再大鬧一鬧，解救李三哥，亦顯示義氣男子。」二人協力同心，冷不防打倒幾名官兵差役。李三楞滿心歡喜，掙斷犯法繩，三人努力打散兵差，往城外逃奔。不在話下。

且表道光皇爺離了宛平縣衙門，往前行走，不覺走至交民巷，腹中饑餓。見天色已過午，迎面有一座闊飯館，上面橫懸一匾，上寫「意合館」三個大赤金字。只聞裡面刀勺亂響，吆吆喝喝。望櫃上一看，坐著一人，年約三十多歲，面帶兇惡此人乃是黃土龍坐在那裡。皇爺暗想：「不如且到樓上飲幾杯，再回朝也不遲。」遂走進意合館。

堂信王二迎面賠笑，口尊：「老先生若吃酒飯，請上樓。」

皇爺聞言，登梯上樓，在居中桌正面落座。堂信王二問道：「你老用什麼酒飯？我好吩咐下去？」皇爺說：「給我預備上等滿漢酒席三桌，各樣美酒皆來一壺。」堂信王二笑問：「你老是實要，還是取笑呀。一人焉能吃這些酒席？」皇爺說：「我有錢買飯，不怕大肚漢。」王二聞言，只得擦抹桌案，擺上了三桌滿漢酒席。皇爺自斟自飲。猛然聽有人在院中吟詩曰：小小鯉魚未成龍，身困淺水瀕麻坑。

一朝若遂凌雲志，九霄雲外任飛騰。

皇爺聞詩，站起身形，走至樓窗望外一看，原是一蓋褸的二十餘歲貧人，雖然貧窮，貌似貴相，腹藏奇才，必然錦繡。

遂向下開言：「那一貧人上樓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堂倌王二口呼：「大太爺，你老別叫他上樓，他身上太髒。」皇爺說：「我愛修好，叫他上樓，我要幫助他幾串錢。」王二說：「你老修好，我何必多孽？我替你老喚他。呔！趙伙計上樓，大太爺要幫助你，你要來你就來。看你這個相，還邁四方步哩！」趙公子走上樓來，王二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那位大太爺幫助你。」

趙公子聞言，走至近前，深施一禮，口尊：「老先生將學生喚來，有何吩咐？」皇爺說：「聽你口音，不是北京人氏，你家住哪裡？姓什名誰？因何落在這般地步！」趙公子說：「家住南京蘇州府趙家村，趙愷是我曾祖，趙緒宗是我先祖，我父趙川，學生名趙會清，我父在保定府作過一任都統病故。家門不幸，家產被焚，母子只在家廟存身。學生已入泮，親朋幫助我行李、盤費來順天府鄉試，半途遇賊，將行李、盤費劫去。」

無奈一路提筆賣字，方到北京，住在此店。不幸身染重病，一月有餘，病癒欠下店帳，掌櫃的心狠，令我作長工還店帳，白日鋤草喂馬，夜晚在馬棚看守。身冷無衣，故而仰天吟詩，冒犯先生。」皇爺說：「聽你所言真苦，我欲幫助你，手下不方便。你且那旁歇一歇去。」皇爺打開小包袱，取出文房四寶，研濃了墨，將紙鋪在桌上，提筆寫道：上諭：朕出宮更衣私訪，在交民巷意合館偶遇蘇州人趙會清，才學頗佳。將伊留在卿府，更換衣巾，朕回朝必要重用。欽此欽遵。

後面又寫了滿文，用封皮封固，遂將趙會清喚至面前，吩咐道：「你持此信去天官府劉煥芷處投遞，休要害怕，令他開儀門迎接。」趙會清聞言，心中納悶，暗想：「這位先生來頭非小。」接書下樓。黃士龍攔阻說：「你的長工未滿，不誰你走。」

皇爺大怒曰：「何人敢攔他下書？」黃士龍怒道：「好一個撒野的畜生，竟敢管我的事！小子們，打這狗先生！」不知皇爺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